

周克希 译文集

译边草

周克希

Recueil de traductions par Zhou Kex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
边
草
周
克
希
著
东
华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E
A
S
T
C
H
I
N
A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译边草

周克希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边草 / 周克希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6

(周克希译文集)

ISBN 978-7-5617-9607-8

I. ①译… II. ①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6264号

周克希译文集 附编

译边草

著者 周克希

策划编辑 王焰 黄曙辉

项目编辑 庞坚

审读编辑 陈锦文

封面设计 朱赢椿 青猫仙 皇甫珊珊

内文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刷者 青岛海蓝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1240 32开

印张 7.5

字数 151千字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1次

印数 1—3100

书号 ISBN 978-7-5617-9607-8/I·913

定价 28.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献给

四十多年来陪伴和支持我的小心与
承载着我们希望的孙儿载欣

一、译余偶拾	5
翻译要靠感觉	7
译者的气质	13
度与“翻译度”	16
译文的尴尬	20
有所失落与过犹不及	27
“如实”与传神	32
色彩与趣味	38
好译文是改出来的	45
查词典这道坎儿	51
语法与逻辑	57

古文修养还是要的	63
一名之立	66
惹得读者向往	71
要加“催化剂”	75
“透明度”更高的翻译	79
格物与情理	83
绝望的双关	90
文体与基调	96
杂家与行家	98
他山之石——译制片	102

二、译书故事 119

1. 很久以前，在巴黎……（《成熟的年龄》） 121
2. 没用上的“眉批”（《古老的法兰西》） 126
 3. 气质攸关（《王家大道》） 132
 4. 深深的怅惘（《不朽者》） 136
5. 树上美丽的果子（《追忆似水年华·女囚》） 141
 6. 岛名、人名与书名（《基督山伯爵》） 146
 7. 折衷的译法（《三剑客》） 151
 8. 译应像写（《包法利夫人》） 156
 9. 用心灵去感受（《小王子》） 159

三、走近普鲁斯特 163

1. 写在第一卷译后 165

2. 《心灵的间歇》及其他 170

3. 艰难的出版 173

4. 追寻普鲁斯特之旅 176

5. 巴黎，与程抱一叙谈 193

6. 与陈村聊普鲁斯特 203

只因为热爱——代后记 223

附录：

百家版序和华东师大版序（南妮） 229

一、译余偶拾

翻译要靠感觉

1

文学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历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翻译跟演奏有相通之处。

演奏者面对谱纸上的音符，演奏的却是他对一个个乐句、对整首曲子的理解和感受，他要体会作曲家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加上他自己的感觉）传达给听众，引起他们的共鸣。

超越音符，演奏者就成了演奏家。

2

“一个艺术家若不比常人更为善感，是不成的，”这是汪曾祺写到沈从文先生时说的。在他心目中，“沈先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容易动情，非常容易受感动”。

汪先生自己也是善感的人，看到一些“如闻其声”的平常琐碎的对话，也会“如沈先生常说的，一想起就觉得心里‘很软’”。

在评论年轻作家黑孩的作品时，他说：“也

许因为这些感觉，使有一些人认为黑孩的作品不好懂。不懂，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没有感觉。”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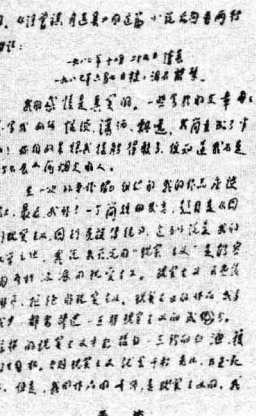
感觉，有时也是个悟的过程。悟，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要得到这个结果，一须有一番“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努力，二须是在“灯火阑珊处”，而不是在觥筹交错、灯火通明的热闹场所。

4

什么是感觉？席勒说：开始是情绪的幻影，而后是音乐的倾向（disposition），然后是诗的意象。这是说诗的感觉。罗丹说，雕塑就是去除没用的泥巴的过程。这是说雕塑的感觉。对译者而言，感觉就是找出文字背后的东西的过程。一个译者，未必能“还原”作者感觉的过程，但他应尽可能地去感觉作者曾经感觉到的东西。

5

汪曾祺提到，“好像是屠格涅夫曾经这样描写一棵大树被伐倒：‘大树叹息着，庄重地倒下了。’这写得非常真实。‘庄重’真好！我们来写，也许会写出‘慢慢地倒下’，‘沉重地倒下’，写不出‘庄重’。”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首的一页手迹，选自汪曾祺写的“捡石子儿（代序）”中“关于空灵和平实”一节。

其中的这段话，让我很感动：

……我写《天鹅之死》，是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的。《汪曾祺自选集》的这篇小说后面有两行附注：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

一九九二年初去北京时，向冯亦代先生提出想去拜访汪曾祺，亦老打电话从宗璞那儿问来了汪先生新居的地址。我随即赶往蒲黄

屠格涅夫写得好，译者也译得好。我们来译，或许译不出“庄重”。

汪先生在自己的一篇小说里描写夜里的马：“正在安静地、严肃地咀嚼着草料。”他后来说，“‘严肃’不是新鲜字眼，但是它表达了我自己在生活中捕捉到的印象。”

6

傅雷译《高老头》，两度重译，出过三个版本。

拉斯蒂涅克给但斐纳小姐带来德·鲍塞昂夫人的请帖，小姐满心喜悦，情意绵绵地说：

“倒是您（你，她附在他耳边说……）”

这是1946年版的译文。难以详察法文中尊称、昵称之别的读者，恐怕是没法领略其中奥妙的。

1951年和1963年的版本，都改成了：

“倒是你（好宝贝！她凑上耳朵叫了一声……）”

这样一来，就把但斐纳小姐在客厅里，先是当着女仆的面称“你”，然后凑在他耳边悄悄

愉，不巧他去了外地。他夫人施松卿先生诚挚地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见到他们的女儿（现在想来大概是汪朝）时，不由得想起汪先生在另一篇序里的一段话：

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汪先生已仙去，我与这位心仪的性情中人终于缘悭一面。施先生当时给我的印象，我也只能用感动二字来形容，她让我这个陌生人觉得挺自在地跟她聊了一个多钟头，她送了我汪先生的书（包括一本法文译本，我觉得太珍贵不敢要，她说：“您懂法文。拿着吧，有两本呢。”那种亲切而自然的语气，我至今难忘），还坚持要送我到电梯口，目送我消失在渐渐关拢的电梯门后。这么个好人，后来居然长期处于不很清醒的状态，儿女们甚至连汪老的噩耗都没敢告诉她，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

说“好宝贝”的神情口吻，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

从字面上看，前译分别以“您”、“你”来扣表示尊称的vous和表示昵称的tu，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译者无法把他的感觉传达给读者。

7

托尔斯泰自有一种贵族气质，笔下显得舒展而从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蹭蹬，写的又是小市民，行文常常让人感到急促、紧张。但是在中译本里，这种差别远不如原文那么明显。曹国维先生重译《罪与罚》时有这样的体会：陀氏的原文有时看上去颠三倒四，像是在东想想，西想想，然而就这样，他把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传达给你，抓住你，让你也紧张起来。这样的文字，不能去理顺，“一理顺，紧张感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对紧张感的感觉。而据国维兄告诉我，他是在译了全书将近三分之二的时候，才越来越清晰地找到这种感觉，而后再回过头去修改译稿的。由此看来，要找对感觉，非得先把自己浸润到译事中去。

8

林斤澜说汪曾祺的写作是“惨淡经营”。汪曾祺的女儿描述父亲全神贯注构思时，“直眉瞪

眼地坐在沙发上，像要生蛋的鸡”。

这就是浸润。写作如此，翻译也如此。一个译者，我想，每天都会有类似“直眉瞪眼”地出神的时候。

里尔克(Rilke)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你要爱你的寂寞。”我觉得这话真像是今天的译者说的。

9

赵丽宏先生在一篇随笔中提到：“前几年，读一本汉译《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感觉就很别扭。译诗中的春天是这样的：‘今年春天一切都很特别，连麻雀的鸣叫也挺欢快。我甚至不想描述心里多么高兴和舒坦……’”

他说：“我看不出这春天有什么特别。……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曾经使无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共鸣，然而我无法相信，这样的文字，爱挑剔的俄罗斯读者怎么会因之痴迷？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翻译出了毛病。”

10

写在这儿，我想起谭抒真先生的一番话。话头是从一位颇负盛名的演奏教师引起的。这位教师翻译了一本音乐家传记，谭先生觉得这本书译得佶屈聱牙，英文理解既不行，译笔又过于拘泥。谭老举了个小提琴演奏的例子。贝多芬D



《罪与罚》的插图。作于1945年。



在一盘录像带上见过海菲茨练琴的情景。他在家，旁边放着笨重的录音机，拉一遍，倒带听一遍，再拉一遍，再倒带听一遍。他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寻找艺术的感觉，最后才把近乎完美的感觉凝聚在乐声中，献给他的听众。“在台上，不管听众如何热烈鼓掌，他一次又一次地谢幕，却始终冷冰冰的一张脸孔，不肯显露一丝笑容，说：‘听众是来听我演奏音乐的，不是来看我笑的。’”（郑延益，《二十世纪小提琴界最大的损失》）

译者也许可以这么说：“读者是来看我译的书的，不是来看我这个人。”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开头的那个乐句，翻高两个八度后，听起来往往音高偏低，祖克曼等名家演奏时情况都是如此。但海菲茨的演奏听上去就很完美，原因就是他在高音区拉这个乐句时，每个音都略微拉高了一些。谭先生说：“这时就得拉高一些，因为艺术是以感觉为准绳的。”

艺术是以感觉为准绳的，这话说得真好。

11

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Gauguin)说，塞尚(Cézanne)作画用眼，瑟拉(Seurat)作画用脑，图卢兹-洛特雷克(Toulouse-Lautrec)作画用脾脏，卢梭(H. Rousseau)作画用幻想，而凡高(Van Gogh)作画用心。

我想，理想的译者在翻译时，既要用眼，也要用脑，用幻想，（脾脏怎么用，恕我不敢妄言，）更要用心，用自己善于感动的心去贴近原著，去贴近作者的心。

译者的气质

12

宋诗云：“长壕无事不耐静，若非织绢便磨镜。”（杨万里）

“耐静”二字，让我想到草婴先生，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事我们这项工作，有一条相当重要，就是甘于寂寞。……你关在屋子里默默地爬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格子，理解你的人，或者了解这个情况的人，有时候并不是很多的。你应该咬紧牙关，甘于寂寞。

草婴先生独力翻译卷帙浩繁的托尔斯泰全集，正是“咬紧牙关，甘于寂寞”的生动写照。

让人感叹的是，浮躁成了一种时髦的流行病。时下充斥图书市场的很多译本，就出于此病患者之手。



当四里障碍赛开始的时候，她探身向前，眼睛盯住伏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第二部第二十八章）